



安南商港雲屯(Vân-ôn)

張禮千

英國公張輔，既平一胡之變（註），遂於永樂五年（一四〇七），郡縣安南，設立三司（即都指揮使司、布政司、按察司），撫治軍民，復漢唐之盛，充華化之力，不得不謂爲明初盛事。惜好景不常，至宣德二年（一四二七）卽罷，當時有識廷臣，莫不非之，然就近代而論，宣宗識力，有足多者，設今日法國當局能師明帝之則，則法越之爭，早可解決，必無疑問。

（註）明建文二年（一四〇〇）正月，黎季犛立其子漢蒼爲太子，二月，季犛殺陳朝宗室羣臣，廢帝（指少帝，名袞）自立，改元聖元，自稱系出有虞，變國號曰大虞，並自改及其子之姓名曰胡一元與胡袞（或作查，余以袞字爲確），十二月，季犛傳位於其子袞，自號太上皇。永樂二年（一四〇四）正月，老撾軍民宣慰使才線夕遣使護送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，至永樂四年正月，成祖選兵五千護送陳天平還國爲安南王，因事前二胡已表不歡迎也。三月，胡袞謀天平於芹站（殆今之那寧 Na-Cham），成祖聞悉大怒，遂遣朱能、張輔、沐晟率軍八十萬人分道討伐，關於明討黎氏之原因，在岩村成允所著之安南通史中一字不提，故略補於此。

明初安南郡縣，各書所誌，微有不同。圖書集成邊裔典安南部引大明一統志，謂府十五，分轄三十六州，一八一縣，又設太

原、宣化、嘉興、歸化、廣威五州，直隸布政司，分轄二十九縣

（在四夷廣記中無太原州，而有演州，廣記所載爲是），其他要害咸設衛所控制之。殊域周咨錄則謂府十五，州四十一，縣二百八，別謂府十七，州五。在安南棄守本末中，謂軍民衙門總四七

二，都司、布政司、按察司各一，衛十，千戶所二，府十五，州四十一，縣二百八，市舶提舉司一，巡檢司百，稅課局等衙門九十六。四夷廣記著錄最詳，余將其統計之，得府十七，州四十六（包括直屬五州），縣一五七，衛十一，千戶所三，大小衙門七二。鄭開陽雜著中之安南圖說，與此相同，僅多一市舶司而已（日文安南通史亦著錄十七府五州）。本文所欲討論之雲屯，係一縣名，屬十七府中之新安府（Tan-yen），此名沿革，今尙可考，於黎利稱帝時（一四二八年）改爲安邦（An-bang），且爲十三承政司之一，領一府曰海東（Hai-dong）。迨至保泰四年（一七二三年）則改爲安廣（An-Quang），於明命時代（一八二〇至一八四〇年）復改爲廣安（Quang-yen）。今爲北圻濱海一省，在任何越南地圖中均可見之，故新安卽廣安，自無疑問。不過明時之新安，其轄區必較今之廣安爲大，此可以安南圖誌及安南圖說中所附之安南國圖與近行地圖比較觀之，即可明瞭，然吾人求雲屯於廣安，必不難解決也。

雲屯一名，始於何時，殊難稽考，據明寰宇通志卷一八安南條所載，謂「雲屯山在新安府雲屯縣大海中，兩山對峙，一水中通，李陳時（一〇〇九至一四〇〇年）番國商舶，多聚於此。」據此，雲屯之名，似始於宋。然在越史略及元黎朝之安南志略

127342

中，均未見著錄，不無可疑，惟在嶺外代答卷二安南國條有一異文，謂「自欽(州)西南舟行一日，至其永安州，由玉山大盤寨過永泰萬春，卽望其國都(河內)，不過五日。」此文已由法人馬思伯樂加以考訂，謂永安疑在今之先安(Tien-yen)方面(據上述之安南國圖，永安殆今海寧省 Haininh，而先安卽屬該省)，永泰疑在東潮(Dong-thie)境內，萬春在今至靈(Chi-lin)境內，大盤在亞龍灣(Along)中，而玉山則未見馬氏說明。其實玉山亦在亞龍灣附近，明代安南國圖尙留其名，可爲佐證。由是宋時之大盤寨應爲宋後之雲屯無疑。蓋在安南國圖中，玉山、雲屯相去密邇也。永樂六年(一四〇八)正月，設交趾雲屯市舶提舉司，置提舉、副提舉各一員(見乘守本末)。前述之市舶提舉司及市舶司，亦卽指此。然雲屯之名謂始於此，亦屬不合。蓋在張輔所獲之安南俘虜中，有名黎澄者，卽曾爲雲屯鎮兼歸化鎮、嘉興鎮等諸軍事節度大使也。故雲屯之名，於永樂前必已存在，斷無可疑。至其設市舶司於此者，顯係番商雲集之故，在四夷廣記中曾謂：『雲屯山在新安府大海中，兩山對峙，一水中通，番國商泊，多聚於此，』具足明證。明成化三年(一四六七)九月，暹羅國海舶來雲屯莊，又一確證。清初華人之在安廣之雲屯州、萬寧州等居住者，爲數不少，因是於乾隆二十九年(一七六四)七月，安南政府有禁清國商人與越人雜居之令，雲屯之重要，亦可推知。考雲屯一名，於嘉隆稱帝之時(一八〇二年)，尙仍存在，在，帝將安南分爲十四鎮，安廣鎮卽其中之一，該鎮轄一府三縣三州，府名海東，州名萬寧、先安、雲屯是也。準此，雲屯必在今之廣安省內，益可證實矣。

吾人欲定雲屯之所在，首須尋究明代紅河三角洲之港口及由各國赴交趾之針路，中國與北圻交通，遼陸多於緣海，此因海道

僅有廣東一道故耳。至海道之肇端，始於光武十七年(四一)馬援之征徵側徵貳，在越史略中，謂十八年(四二)援緣海而進，至浪泊上，卽指由徐聞合浦以達交趾之謂也。關於廣東一道，安南圖說及四夷廣記，記載頗詳。今據此二書，簡引於下：

若廣東海道，自廉州

烏雷山發舟，北風順利，一、二日抵交(州)之海東府。若沿海岸以行，則自

烏雷山一日至永安州，白

龍尾，白龍尾二日至玉山

門，又一日至萬寧州，萬

寧州一日至廟山，廟山一

日至屯卒巡司，又二日至

海東府，海東府二日至經

熟社，有石堤，陳氏所

築，以禦元兵者。又一

日至白藤海口，過天寮巡

司，南至安陽海口，又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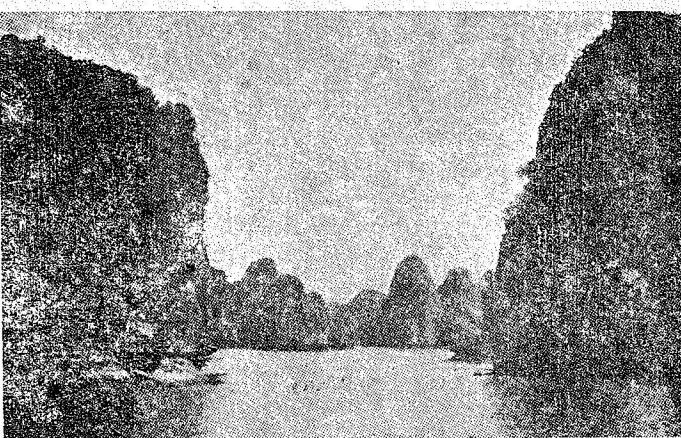
至塗山海口，又南至多漁

海口，各有支港以入交州

(河內)。在多漁之南者

爲太平海口，此等地名，

均備載於明代安南國圖中，甚便與今圖勘對，法人馬思伯樂對此五海口曾有疏證(讀者須參考 Tonkin Sous Les T'ang 一文所附之詳細地圖)。謂白藤海口卽今 Cua Nam-trieu (第一字解爲門或口，越語漢譯之，卽南潮江口)，安陽海口卽今 Cua Cam



亞龍灣一角

(即禁江口)，塗山海口即今 Cua Lach-tray (意爲竹園河口)，多漁(魚)海口即今 Cua Van-uoc (意爲萬億河口)，太平海口即 Cua Thai-binb) 今仍同名，查此五海口介廣安與太平之間，爲北圻平原土地最肥沃、交通最便利之區。自漢迄今，不失其重要，厥以此故。至於雲屯，據明代安南國圖，處於海中，介安陽塗山二海口間，核之今圖，適在鴻基(Hong-gay)之南，塗山(Dong)之北，別言之，必在廣安省之亞龍灣內，該灣風景絕勝，譽爲天然仙境。自海防或鴻基往，瞬息可達，灣內島嶼岩礁，星羅棋布，因是水道曲折，目迷心眩，奇岩怪嶼，氣象萬千，有如蟾蜍者，有上巨下細形如倒立者，有似雙耳者，有如桌如鼓者，任之一地，可見鋸齒之石峯，可觀石岩之洞穴，此種石灰石岩礁，經陽光反射於水平面上，水呈紺碧色，風光秀美，堪稱絕景。其中最大之島嶼有一，名曰吉婆(Gat-ba 或 Pho-gat-ba)，而此島形成之一灣，華僑呼曰婆灣，在吉婆之左鄰，適位禁江之口(即安陽海口)，比吉婆差小者，名曰吉海(Gat-hai)。余認此二島即雲屯縣之所在，而雲屯山則在大島中，繇此二島，實爲明代赴交趾之針路所必經。質言之，凡海舶之欲入塗山海口，或安陽海口以達河內者，非先經此二島不可也。十九世紀末，有英人克審漢者，撰有東京及南清法事誌(一九〇二年在香港出版)一書，謂『禁江之口(Cua Cam)』，有一小島，名塗山(Do-som)，有公路通海防，島上有旅舍，精緻別墅，風景優美，爲濱海水城，海防居民於週末來此遊樂者甚衆。』此段記載，驟視之或疑有誤，其實不然，蓋安陽海口與塗山海口，外口本一，內口始歧爲二，故此處之禁江口，應作竹園河口解也。至雲屯命名之由來，殆因亞龍灣中島嶼林立，雲霧瀰漫，遂望形生義，以此稱呼耳。

有關明代雲屯之針路，據吾所知，計有三條，兩條出於四夷

廣記，一條出於東西洋考，茲分別疏述如次，以證吉婆吉海之爲雲屯也。

一、福建往安南國針路(見四夷廣記)。謂自七洲後：用單申針(西南偏西二四〇度)平海南黎母山，用庚酉針(西偏南及正西，二五五至二七〇度)十五更船取海堂山，正路，用單亥針(西北偏北三三〇度)及乾亥針(西北及西北偏北，三一五至三三〇度)十五更船取雞唱門，即是南海雲屯洲海門也。

二、暹羅往跋趾針路(見四夷廣記)，謂自外羅山後：用單亥針伍更船取占畢羅山，用單亥針伍更船取大琅琊山，用壬子(北偏西與正北，三四五至三六〇度)及單子針(正北零度或三六〇度)拾更船取黎母山，用單亥及壬亥針(三四五至三三〇度)伍更船取海寶山，正路，用單亥及乾亥針伍更船取唱雞門。

三、西洋針路第一段後半(見東西洋考)，謂自七州山後：用單申針五更取黎母山，用庚酉針十五更取海寶山，用單亥針及乾亥，由塗山海口，五更，取雞唱門；即安南雲屯海門也。由是至交趾東京。

上述針路，其航向完全正確，如其中地名，所考不誤，則其航距，核之近行地圖，亦咸能符合(可參考東西洋考中之針路一書，星洲南洋書局出版)。惟二、三兩條必須略改而已，茲先以地名簡釋於次：海堂山應是海寶山，「堂」疑係「寶」之訛，其地余考爲虎島(Tiger I.)，位廣治(Quang-tri)與廣平(Quang-binh)之間，恰與萊岬(C. Lai)相對，故爲其時航海所必經，外羅山即 Cua-lao Ray，或稱老刀島，占畢羅山即 Cua-lao Cham，越人稱岣勞占，或岣勞社，或大占島，或老港島，大琅琊山應係順化海口之順安(Thuan-an)，亦即順安汎，據陸地測量總局印行之安南地圖，順化海口有南北兩岬，南者曰大容哈，北者曰大容

127344

通，前名應係安南國語 Dai-duny-ha 之對音，實即大琅瑚也。

唱雞門應即雞唱門，同時在第二條引文中由大琅瑚至黎母山之行

程必須取消，因由暹羅往交趾毋須取黎母山也。而十更應移置於

後，故二之引文應作如下修改：即自外羅山後，用單亥針五更船

取占畢羅山，用單亥針五更船取大琅瑚山，用單亥針五更船

取海寶山。正路，用單亥及乾亥針十五更船取唱雞門。至三之

引文，則於海寶山後加上十更便可，如是此三條針路得互相符合矣。閱者可取近代安南地圖勘對之，其中之雞唱門一名，應爲塗

山安陽二海口與吉海吉婆二島相對之門戶。質言之，即今之海防

港口是已。入門，溯河而上，即達交趾東京，是指今之河內無

疑。

總上所論，新安即今廣安，亞龍灣屬廣安省，吉婆吉海二島爲亞龍灣中之最大者，適處安陽塗山二海口之外口，亦即今海防之屏障，應是明代之雲屯，證以前述針路，頗能吻合。惟其名不見於永樂以前，無聞於嘉隆以後，實所不解，例如白藤、塗山二名，自宋以來，今仍留在，而昔日番舶雲集之雲屯，竟難詳知其

四強外長會議的小插曲

最近在英國上院辯論外交問題時，潘坎亨勳爵(Lord Pakenham)講起去年十二月四強外長會議舉行期中的一段小插曲。有一次潘坎亨勳爵、英外相貝文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閒談。莫洛托夫問潘坎亨勳爵研究過馬克斯的著作沒有，勳爵回答說曾經研究過，不過聲明自己不是馬克斯主義者。莫洛托夫以詼諧的口氣，打趣說在貴族院中大概是找不出一個良好的馬克斯主義者的。貝文外相立刻針鋒相對，說：『你恰巧錯了。在今日的英國，祇有上院議員（現有八百四十四名）纔有熟讀馬克斯作品的閒功夫。』

沿革，寧非憾事，待他日覓得山本達郎、市古、藤原三日人之著作後（彼等對雲屯均有考證），容再研究之。

本文參考書目

一、周去非：嶺外代答。

二、越史略。

三、黎則：安南志略。

四、陳循彭時等纂修之寰宇通志。

五、嚴從簡：殊域周咨錄。

六、懷憲賞：四夷廣記。

七、安南乘守本末。

八、鄭若曾：安南圖說。

九、鄧鍾：安南圖志。

十、張燮：東西洋考。

十一、馬思伯樂：Tonkin sous les Tang。

十二、印度支那（法日文合刊）。

十三、克爾漢：東京及南清法事誌 (The French in Tonkin and South China)。

十四、岩村成允：安南通史。

十五、勘官差旬日程例（一九一九年河內遠東學校校刊）。